

# 母亲和我们七兄妹

严玲玲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和我们七兄妹/严玲玲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9517-9

I. ①母… II. ①严…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196号

责任编辑 徐广琴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0千字

开 本 710×1010毫米 1/16

印 张 22 插页2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17-9

定 价 3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妈妈三十八岁守寡 .....  | 1   |
| 第二章 严家的辉煌与衰落 .....  | 26  |
| 第三章 安宁巷的苦日子 .....   | 92  |
| 第四章 六姐和我的婚事 .....   | 218 |
| 第五章 哥哥入狱引发的不幸 ..... | 275 |
| 第六章 妈妈生命的最后岁月 ..... | 324 |
| 后 记 .....           | 342 |

# 第一章 妈妈三十八岁守寡

对于我们全家人来说,1955年是我们最不愿意提起的一年,因为那一年留给了我们太多悲痛的记忆,在那一年,我们七个弟兄弟姐妹突然失去了慈爱的爸爸。那一年,我最大的姐姐十六岁,我最小的弟弟不到两岁,我,刚满四岁。我们亲爱的妈妈当时三十八岁,她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寡妇。

爸爸死在1955年10月14日。那天白天,妈妈依旧熬了中药,盛在一个小碗中,端到生病在床的爸爸面前,扶他起来喝,爸爸只喝了一点点,就摇头不喝了。他背靠着床头坐了很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晚饭时,上学的几个孩子都回家来了,妈妈照例将饭桌移到了爸爸的床前,让七个孩子跟他团团围坐在一起吃饭。爸爸起身背靠床头坐着,他端起妈妈递给他的饭碗,一口未吃,就放到了桌子上。暗淡的灯光中,他的目光开始在他面前的每个孩子身上游动,他看了又看,当看到妈妈正在喂饭的他的小儿子,这个因营养严重不良而发育缓慢,至今还不会开口说话,也没有喊过他一声“爸爸”的孩子时,他眉头紧锁,摇了摇头,就躺下,睡进了他的被头中。他平躺在床上,眼睛却大睁着,他望着漆黑的屋顶,一言不发。最近几天,在晚餐时间,在跟他的七个孩子团聚在一起,他经常这样一遍又一遍地看着他的孩子们,不吃一口饭,不说一句话,然后就悄然躺下。因为爸爸沉默不语,一家大小都鸦雀无声,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

深夜十一点多了,萧瑟秋风中,我们居住的整条小巷都已经静寂无声,我们七个孩子也都进入了梦乡。一盏台灯旁,只有妈妈还在缝



1955 年母亲三十八

纫机前工作,伴随着双脚有规律地踩踏,缝纫机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突然间,爸爸剧烈地咳嗽起来,妈妈起身向他,准备扶他坐起来。她看见,爸爸的双手也伸向了她,可就在她刚刚走到床沿边,将她的手伸向爸爸时,爸爸突然瞪大了眼睛呆呆地望着她,他痛苦地对着妈妈说了一句话:

“若碧,我,我对不起你。”他的双手就陡然从空中坠落下来,就在那一刻,爸爸在安宁巷7号,在这个他极不喜欢的小屋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当时他正值英年,仅仅四十八岁。

爸爸是半夜时分在破旧凌乱的家中离开人世的,爸爸的死,是我们一家巨大的灾难。

当时,刚刚四岁的我以及更年幼的弟弟,我们正在熟睡着,突然就听到了首先是妈妈,然后是哥哥、姐姐们划破夜空凄怆的哭喊声,他们的声音一个比一个悲烈。那天夜晚,一家人哭天喊地惨厉的哭喊声,一直是我童年时代幼小心灵中永难磨灭的记忆。我和弟弟年龄太小,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那天夜晚,我们两个未因悲伤而哭泣,只因听到一家人都在失声痛哭、大喊大叫而感到无比害怕,我们就不停地跟着他们一起惊叫不止。

那夜,失去了“安宁”的安宁巷7号,孤儿寡女们的哭喊声惊天动地,令人肝肠寸断。

爸爸的黯然离世,令妈妈悲痛欲绝,她在哭喊中几次昏厥过去……

就在两年前,我们一家还住在昆明市石桥铺自家漂亮



安宁巷(之一)

的小洋房中,爸爸还经营着他自己的“昌明染织厂”。1952年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全国的私营企业无一不“伤筋动骨”,爸爸也未能幸免,他本以为损失一点财物,他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仍然可以体面地活着。可是,接踵而来的“公私合营”运动,却让他的身份一下子跌入了谷底,1953年春天,他的工厂被易名为“昆明市国营大华织布厂”,由军代表和工人阶级全权掌管,他这个“资本家”,沦落成为自己工厂中锅炉房的一名火夫。现实所迫,全家人从自家的洋楼中搬出,租住在了书林街的另外一幢小楼中。渐渐的,妈妈发现手上的钱已经越来越少,连小楼的房租也承担不起了,她就找到了安宁巷7号这个地方。妈妈说,她特别中意这条小巷的原因,是因为安宁巷的“安宁”这两个字。短短几年时间,“倾家荡产”的事情说发生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全家人一直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混乱状况中,这条小巷的名字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她真是希望,一家人躲进这个小巷中,从此就避开麻烦,重新获得安宁。



安宁巷(之二)

妈妈找到的这所房子,坐落在安宁巷中一条横向的更窄的小巷中的一个小院里。这个院落有前后两个小院子,后院住着房东一家。前面的小院中有着东西两面住宅,每面的住房面积大约有三十平方米,中间有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院坝。东面是一间大房子,西

面分为两小间,后面有一个小厨房。虽然条件不是很好,但一家人独门独户,离市中心也不远,几个孩子上学很方便,妈妈马上就将这个小院租下来了。在当时,爸爸虽然不满意这个地方,但还是听从妈妈的安排,同意搬进这个偏僻、背静而又有些杂乱的小巷中,在他的心中,也许以为这里是我们家的一个临时屈身之地而已。

谁也未曾料到,我们全家人竟然在这个地方一住就是三十多年。这条安宁巷也没有让我们获得过什么“安宁”的日子,不仅是爸爸,就连妈妈最后也死在这里了。只要想起安宁巷,多少苦涩和心酸的往事总是马上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53年5月的一天,妈妈雇用了四辆马车驮着所有的家具,每个人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离开了书林街,大家一起向南屏街上的安宁巷方向走去。从早上开始收拾东西往外搬,爸爸就是一副异常难过、不安的样子,一路上,他的两只手上牵着五岁的六姐和六岁的五哥,他跟



安宁巷(之三)

在整个搬家队伍的最后面,步履缓慢。对他来说,这样的变故,这样的落差,宛如做梦。从今以后,真的将要和以前的所有生活告别了吗?他简直不敢细想。什么叫做“失魂落魄”,爸爸当时的神情就正好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我们全家搬进安宁巷的时候,我连两岁都不到。那一天,我一直都在妈妈的背上待着,她忙前忙后,背脊早就湿透了,我被捆在很不舒服的背头中,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小脸憋得通红。到达安宁巷的小院门口了,所有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了下来,一下子堆满了整个小院子,有些东西甚至堆到了大门外。一面房子只够勉强地将大大小小的家具码放起来,完全不能展开使用;另一面房,妈妈马上铺起了三张床,一下子房间就满当当的了。从那天晚上起,一家九口人将挤在这个昏暗的小屋子中睡觉了。

忙乱了一整天,还没有收拾停当,黄昏已经来临。在一片混乱之中,妈妈在家门口燃起炉子,开始为一家人煮饭,一时间整个屋子烟雾弥漫。四十多年生命旅程中从未

体验过的市井贫民生活，此刻让爸爸亲历，一下子就弄得他坐立不安。他抱着从妈妈背上卸下来的我，在高低不平的小院中走来走去，不住地唉声叹气。年纪尚小的六姐和五哥不明白为什么会搬到这样的地方来，他们大声哭闹了起来，吵着闹着要回到小洋楼中去。想到一家人从此将在这个地方落脚生活，爸爸他不能抑止地掩面而泣：

“我的天啊！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妈妈说，这个时候逼得一个男人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有哭泣，那，难道她还忍心指责这个男人吗？不，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她也只有流泪。那一天，在安宁巷的第一夜，所有人都翻来覆去地不能入眠。不能适应新环境的我、六姐和五哥彻夜轮番地惊叫、啼哭着，四个大一点的孩子，在学校里多多少少知道自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一种耻辱，现在搬到这种地方来是罪有应得，他们似懂非懂的心中，疑雾重重，他们也悄悄地哭泣着，悲伤地思索着自己今后的命运。解放后三年内这一系列的变故，是爸爸妈妈万万始料不及的，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完全不能接受而又必须面对现实，苦思冥想不能解脱。沦落至此，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这个家，他们什么话都说不出，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泪流满面。

当时，亲朋好友大都面临一样的厄运，大家只顾自己保命要紧，彼此都不敢有什么往来了。爸爸第一次脱下了西服，他从箱子中翻出一件长衫穿在了身上。什么仪表也不讲究了，他每天连胡子也懒得刮了，头发胡子乱糟糟地耷拉在脸上，他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是一副消极颓废的样子。

生活水准日渐降低，与贫民大众同居于嘈杂小巷中，需要出恭时才发现，整条小巷中只有一个公厕，十多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地对视而蹲。

“哦，太可怕了！”第一次上这样的厕所时，爸爸甚至落荒而逃。他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很长时间他都是用痰盂缸在自己的家里上厕所。

他眼见自己的孩子们成天挤在一小间阴暗潮湿的破屋中，而这个

破屋中连平整的地面也没有，坑坑洼洼的，小的两个孩子常常跌倒。院坝中更是只有泥土，一下雨就是脏兮兮的一片泥泞。孩子们都不习惯住在这样的地方，这个哭，那个叫。

他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他无法说服自己接受现实，他还是不停地追问：“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自然，他很少跨出安宁巷7号的大门，工厂锅炉房的工作早就不去做了。

“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已经无所谓了。”他对妈妈说。

这样做，使他和工厂新的掌权者关系很僵，他们说 he 继续对新社会的劳动改造有抵触情绪，对他的管制、态度都更加恶劣了。三个月后，连最基本的生活费都不发给他了。一天，妈妈到工厂去找领导说情，请求他们给爸爸换一个工作。他们对妈妈说：

“这种寄生虫，给他机会他都不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告诉你，这个社会根本就不需要他这样的人，他的下场只会是自取灭亡。”

“可我们一家老小，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妈妈流着眼泪问他们。

“怎么办？你也知道问怎么办了？你们高高在上几十年，现在也轮到你们尝尝苦日子的滋味了。怎么办？你们自己想想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就是妈妈得到的回答。那一天，我也在妈妈的背上，跟着她目睹了她所经历的一切。我睁大着眼睛，在工厂轰鸣的机器声中，在妈妈的背上，惊恐地回避着工厂中人们不友善的目光。然后，依旧在妈妈的背上，我听着妈妈一路的哭泣声，和妈妈一道哭着，又回到了家中。

以前，我们所有孩子都曾经跟着妈妈去过爸爸的工厂。那时候，她和爸爸牵着孩子们的手，只要一出现在厂中，受到的是何等的欢迎和尊重啊。可如今，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自己的身份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讨饭婆？我们什么错事也没有做过，为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就没有了呢？丈夫从此失去社会地位、一家人从此失去经济来源，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啊！妈妈边哭边想这些事情，但她想得最多的，还是她的孩子们。

“可怜我的七个娃娃啊！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用手拍着已经在背上饥寒交迫的我，妈妈汗流浹背地往回家的路上走。走到离家很近的威远街菜市场时，她停下了脚步，买了几样蔬菜提在手上。快到家门口时，她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将凌乱的头发整理了一番，才跨进了家门。

她没有给爸爸讲厂里人说的难听话，她将我从背脊上放下，递给爸爸，匆忙调了米粉让爸爸喂着我，就一言不发地开始做晚饭，因为上学的几个孩子马上就要回来了。料理着一家人吃完了晚饭，她如往常一样给爸爸递上一支烟，倒上一杯茶，然后就抱着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爸爸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妈妈下午告诉他自己到工厂去，现在回来却不说话，他立刻就知道妈妈心中有事了。想问一问，这个时候孩子们都挤在这间小屋中做作业，他开不了口。他呆呆地望了妈妈几眼，妈妈马上理解地站起来说：“走，我们出去走走。”

妈妈抱起了我，和爸爸一起走出了家门，穿过安宁巷，他们来到了南屏街口的近日公园。刚刚在一条长凳上坐下，还没有等爸爸开腔问话，妈妈压抑不住地哭出声来。爸爸将她拥入自己的怀抱，眼中也噙满泪水。我在他们中间疑惑地望来望去，看见两个大人都在哭，心中好生害怕，“哇”的一声，也大哭了起来。妈妈坐直了身子开始哄我：“好，爸爸妈妈不哭，乖，你听话，你也不哭。”

爸爸的右手搂着妈妈的肩，他们开始谈话。我看见他们平静下来了，才停止了哭闹。爸爸与工厂的关系完全断了，他们商量怎么样来维持今后一家人的生计，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什么实际的办法，眼目前，只有靠变卖家中还值几个钱的东西来暂时渡过难关。大约十一点钟，才抱着早已熟睡了的我回到家中。幽暗的灯光下，看见六个孩子已经在两张床上挤在一起睡着了，爸爸走到他们的床前为他们将被子盖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情绪一下子又变坏了。

“哦，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惩罚？我还是想不通。这些娃娃像这样过日子，我们还不如死了算了。”他摇头感叹道。

“唉，你怎么又来了，睡觉，睡觉，现在不是我们一家人像这个样子

生活。”妈妈拉爸爸到铺好的床上躺下，轻声宽慰着爸爸说。

我们全家居住在安宁巷7号那间无比简陋的小屋中，就是这样无可奈何、沉默地适应着一切，打发着凄凉而没有希望的日子。当时支撑全家的经济来源，是靠妈妈变卖她的几件首饰得来的一点钱暂时维持着生活。下一步的日子怎么办，他们都不知道，只有过一天算一天了。

而这时，一件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妈妈发现她再次怀孕了，她的腹中怀上了爸爸的第八个孩子。那天，当长春路上的老中医号完脉，确定地告诉妈妈这个消息时，妈妈的眼泪立刻就涌出来了，她几乎是一路哭着回到家中的，因为当她到家时，那块握在她手中的绣着梅花的手帕都已经完全湿透了。爸爸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大吃一惊，说不出一句话来。

以前，每一次的怀孕生子都令爸爸妈妈欣喜若狂。而这一回，他们第一次因怀孕而愁眉不展，妈妈一连几天都在担忧哭泣。一家人如今已深陷泥潭，再添一张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但，这仍是自己的亲骨肉，妈妈默默做出决定还是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妈妈第一次在家境如此艰难的困境中怀胎，那种陷在毫无希望的阴影中的无助情绪一直压迫着妈妈。妈妈后来总是说，她对不起她的这个小儿子，因为怀着他的时候，天天就是愁、愁、愁，天性爱笑的她，在这次妊娠的九个月中，几乎就没有笑过。

1954年2月，我们可怜的小弟弟降生在安宁巷7号那间四面透风的小屋子中。因为那时候，妈妈连到医院分娩的钱也拿不出来了，只好请了一个接生婆，就在家中把孩子生了下来。那一年中，妈妈为生活四处奔波和严重营养不良，致使腹中的胎儿先天不足，弟弟一生下来就非常的羸弱和瘦小，哭声就像一只小猫一样。爸爸妈妈看见这个面色苍白的孩子坠地，尽管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宝贵的男孩，但他们还是高兴不起来，涌上心头的，只有苦楚而心酸的怜爱。

“哦，我们可怜的小儿子，你来得真不是时候啊！”爸爸妈妈望着他，一起感叹，两个人都禁不住泪眼汪汪。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个



爱孩子的双亲

家庭富足的生活已经画上了句号,这个孩子是注定要与苦难和贫穷相伴了。

“我给他取个名字,叫‘祖新’吧,从他开始,我们过上的,是祖祖辈辈都没有想到过的‘新’生活啊。”爸爸

调侃地说道。妈妈不多说些什么,却给弟弟取了一个小名叫:毛毛。妈妈说,小猫、小狗命大,好养,愿老天爷保佑我们家这个苦命的孩子,健康长大,取个最最普通的名字就好了。从此,家中多了一个所有人都唤他为“小毛”的小弟弟,说来奇怪,这个弟弟的长相是所有孩子中最像爸爸的一个,五官非常英俊。姐姐们轮流抱着他,爱着他,只比他大两岁多一点的我,有时也会去拉着他的小手逗他玩。

妈妈生过弟弟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地坐月子,她只在床上休息了几天,头上包着一块头巾,就又开始操劳一家人的生计。她每天安排哥哥、姐姐们按时去上学后,就忙忙碌碌地为全家人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照顾着不到六岁的六姐、两岁多的我和刚刚出世的弟弟。如果要出去买东西或是办事情时,她常常会背上我一起去,让爸爸帮她看着另外的两个孩子。因为她说,那时候我刚刚摇摇晃晃地开始走路,很容易摔跤,她很不放心我。我在妈妈单薄的背脊上、跟随着妈妈快捷的脚步,和妈妈一起穿梭过不知多少昆明市的大街小巷,瞪大眼睛看着这个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世界。

每次回到家中来，妈妈从背上将我解开放下时，我们两个人都早已累得够呛。妈妈的脸上、脖子上布满汗珠，头发和背脊后面的衣服都湿透了。我的双腿几个小时一直被紧紧地捆着，打开时，常常双脚麻木，放在地上，连站也站不稳。放下了我，顾不得喝一口水，她马上会从爸爸手上接过襁褓中的弟弟，打开衣襟就给他喂奶，因为这时弟弟早已经饿得哇哇大叫了。

我经常站在妈妈的身边，看着她将乳头塞进弟弟的嘴中，弟弟安静下来了，他使劲地吸吮着。可只是一小会儿，弟弟又会大哭起来，原来妈妈的奶水没有了。可怜的妈妈，在弟弟出生之后，从来就没有好好地休息过，她身心紧张，吃的又极差，她想用自己的奶水来哺乳弟弟，已经力不从心了。弟弟三个月大时，妈妈再也挤不出一滴奶水来喂弟弟了，又没有钱去买奶粉，我们可怜的小弟弟，一直就是靠妈妈用米汤，或是米粉调成稀稀的“米糊”来喂养长大的。弟弟一吃饱，很快就睡了。将他放在床上安顿好，妈妈又开始为一家人洗衣，准备午饭、晚饭。没有了佣人，没有了帮工，对她来说，日子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自己辛苦一点，生活照样过下去。问题是，将近一年之后，常常是连购买基本食品的钱也没有了。妈妈每天都在担心着第二天怎么办，担心着这么一大家子人的生活该怎么继续下去？

深陷失望、处于灭顶之灾中的爸爸，这时候正经历着



父亲与两个女儿合影并题字

他生命历程中最大的考验与难关,如何撕下面子,重新面对并接受现实?他能够穿起布衣,混迹于市井小巷,开始过他必须接受的平民生活吗?他愿意去寻找一份工作,去从事他不情愿干的事情吗?或者,他能够厚起脸皮,重新回到自己的工厂,去祈求那些原来是他的工人,而现在却是他的上司的人给他一份哪怕是比烧锅炉还低下的事情干吗?许多旧日的朋友、商界的同仁们,为了生存下去,如今不是都走到了这一步了吗?因为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局势已经明白无误地展现在了他的面前,像他这样的人,将永远是这个时代的弃儿了,再也不可能受到任何重用和礼仪相待了,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以后只能是夹着尾巴、低三下四地度过余生了。

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呆坐着,思考着短短几年来发生的一切,怎么办?他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着,一天天过去了,仍然是没有主意,没有行动,没有结果。

妈妈从来不会让爸爸做他不喜欢的事,她也从来不会说任何让爸爸为难的话。此时此刻,家中那么多张口,不能断了炊啊,房租也快要到期了。妈妈开始收拾家中还值几个钱的东西,从箱子中翻出来毛毯、丝绸衣物、裘皮大衣、她和爸爸的皮鞋,这些东西都被妈妈熨烫、整理干净,准备拿出去卖。这是她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能够让一家人不饿肚子、不流落街头的办法了。经常是,在家中快要揭不开锅的时候,她就背上我,左手提着一包东西,右手牵着六姐的手,出现在昆明市如安街的旧货市场上。卖得了几个钱,母女三人就会去到菜市场,采购一家人需要的食品。买好后,妈妈自己提一包,让六姐也帮着提一包,就匆匆往家赶。

一天,家中连做晚饭的米也没有钱买了,弟弟的米粉也所剩无几,妈妈很着急。她收拾好了一包东西,想让爸爸出去一趟,想办法把东西卖掉,换几个钱来救急。可是当爸爸提起这包东西时犹犹豫豫的,始终跨不出门去。一直等到二姐放学回来后,才让二姐陪着他一起去。

出门前,他戴上了一顶大大的毡帽遮住他的脸。他让二姐提着这

包东西，一道去到威远街上，那是可以摆地摊的一条街。东西一摆好，爸爸立刻背对着街市蹲了下来。他对二姐说：“我还是不好意思蹲在这里，我站到那边远一点的地方去。你帮爸爸做一下这件事情。这几样东西，价格差不多你就可以卖了。如果实在给的太低，你跑过来问一下我。”他交代了二姐几句话，就慌忙跑到一个拐角处躲了起来。

一会儿，果然有人来问价了。这个人看中的东西是一个西洋小闹钟，还是值几个钱的，人家给的价钱二姐拿不准，她就告诉人家等一下，起身朝爸爸那边跑去问。等她与爸爸商量了一下跑回来，东西和人都不见了。

“哎呀，我们的钟呢？”二姐吓得大哭起来。爸爸走过来，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太可怕了，这个世道太可怕了，”他摇着头说。他收拾起地上另外的几件不太值钱的东西，对二姐说：“不卖了，不卖了，我们回家去。”

他提上包袱与二姐回到了家中。妈妈知道了原委，还没有说任何抱怨的话，爸爸就开口说：“你再也不要叫我去做这些事情了，让他们抢光算了。没有钱过日子，我们一家人死了算了！这种日子，我早就不想活了！”

妈妈太了解爸爸的性格了，从此再不敢叫爸爸出去变卖什么东西。这一年，六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家中光六个孩子上学的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没有选择，妈妈自己背上弟弟，有时还牵着我，不时出现在昆明市的几个可以摆地摊的街头上。在当时，靠变卖家中还有一点价值的东西换来几个钱，简直就是全家人唯一生存下去的办法，妈妈也只有这一招了。她不停地在家中的橱柜中、皮箱里翻着，寻找着能够卖的东西，然后一遍一遍地往街上跑，换回来一点钱，首先让哥哥姐姐们交学费，买课本，继续读书。

妈妈说：“我不要脸了，我的脸面不值钱。我的娃娃如果读不成书，那我们一家才是真的完蛋了。”妈妈果真放下了架子、放下了面子，想尽一切办法，找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不能在经济上帮助妈妈，不愿意出去想办法挣钱，家务事也不会

做，一个大活人现在完全无用地苟且偷生地活着，爸爸早已失去了活下去的基本信心。生性软弱而又自尊心极强的他，此时，对一切都心灰意冷了。

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唉，我已经是一个多余的人了，还不如死了算了。”妈妈一听见爸爸这样说话就要难过：“不，我不许你这样想，更不许你这样说，等毛毛再大一点，我就去找个工作，什么低贱的事情现在我都愿意干，哪怕扫地、扫厕所都行，只要一家人能够活下去。你不愿意出去做事，跟玲玲一起待在家里，给我看好门就可以了。”

她还告诉爸爸说：“祖荫还有两年就毕业了，她有了工作，慢慢地，我们家就会好起来。”

“我还年轻，我不怕苦，为了这些娃娃，我们都要好好活着。”妈妈一次次想方设法地用各种话语劝慰着爸爸。尽管生活已经没落到了如此地步，他们两个人还是一直恩爱如初，从来没有反目吵闹的时候。经常，当妈妈从外面疲惫地归来时，爸爸会内疚地递上一支点燃好的香烟给妈妈，然后，帮妈妈接下孩子，抱在手上，让妈妈休息一下。

“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我难为你了。”看见自己娇小、瘦弱的女人毫无怨言地天天在外面奔波，爸爸无比心疼，他经常惭愧地对妈妈这样说。

1954年底，十四岁的三姐突然生病，经诊断为骨结核，送医院简单治疗后，没有钱住院继续医治，几个月后就夭折了。家境破落又失去一个孩子，令父母亲非常难过。而爸爸比妈妈更加痛苦，他认定女儿得这个病，与住这个破旧阴暗的房子有关，是自己的处境害死了孩子。那几天，他几次长时间地抱头痛哭。然后，他拆了自己的床板，亲自动手为女儿做了一个小棺材。出殡的那天，他执意要当挑夫，和另外一个民工，一前一后地挑着棺材，将女儿送到山上埋葬了。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他一直都在自责之中不能解脱，整个人憔悴得变了形。

他一遍遍地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果断地变卖家产带领全家人移居香港或台湾，才落到了如今已经面临家破人亡的境地。妈妈也为自己当初执意要留在昆明的错误决定追悔莫及，她一边劝慰爸爸，一边说：